



其实,我是第一次来汨罗。所谓“又见”,只是一种感觉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一个地方之于一个人,是很难说清楚的,也许已经到过很多次,甚至久居于此,却并没什么感觉,又或许虽然从未到过,但在想象中乃至梦中,游历已久。这也就是所谓的神游。

这次来汨罗,就是这种感觉。

最先去的,自然是屈子祠。屈子祠在汨罗江下游北岸的玉笥山上。山下有一片清澈的湖水,名曰香草湖。屈原对“香草”情有独钟,在他的《离骚》中,就充满了香草的气息,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。可以想见,诗人在当时,是怎样一种纯粹得近乎透明的心境。

香草湖边有一条路,叫天问路。自然是出自屈原的《天问》。走在这条路上,不禁有些感慨。当年,诗人在他的《天问》中,先是深情地说,“问天地好在”,接着,又一口气提出了172个问题,却没给出一个答案。这也就成为诗人留下的又一个问题,他为什么只发问,却并不回答。诗人不会想到,他留给后人的这个问题,在两千多年后,由一个出生在德国,叫爱因斯坦的科学家给出了解释。爱因斯坦说,提出问题,比解决问题更重要。当然,爱因斯坦的这句话,并不是冲屈原说的,但也确实为屈原的《天问》作出了解释。

是的,《天问》中有的问题,我们至今仍在寻找答案。屈子祠的前厅,有一副中国近代名人郭嵩焘撰写的楹联。上联是“骚可为经,倬然雅颂并传,俨向尼山承笔削”;下联是“风原阙楚,补以沅湘诸什,不劳太史采輶轩”。可见,郭嵩焘对屈子的评价。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,他留下这副楹联,自己过身之后,也葬在了汨罗。我没研究过,大概郭嵩焘最终这样落身,是有别的什么原因。但事实是,他确实从此与屈原相伴了。

关于屈原投江,还有一个凄美的传说。当年,屈原感觉无望,在五月初五这天愤然投江,这也就是“五月端午”的来历,直到十天以后,也就是五月十五,他的遗体才被找到。在汨罗江里漂流了这样久,半边脸已被江中的鱼虾啃食。于是,一个名为女媭的女人,为屈原整理了遗容。关于这个女媭,有几种说法,一说是屈原的姐姐,还有一说是屈原的妾,但当地流传下来的说法,是屈原的女儿。我没有任何依据,也宁愿相信,应该就是屈原的女儿,她不愿让父亲就这样下葬,于是打了半边金脸,为屈原镶好。

关于这个细节,也曾有人提出疑问,屈原当时已很穷困,女媭又是从哪里来的这许多黄金。但是,据当地人说,汨罗江曾是一条盛产沙金的河流,女媭为屈原打造金脸的黄金,是当时汨罗的人们不忍心看着自己敬仰的屈大夫如此下葬,纷纷拿出自家的黄金首饰,一点儿一点儿凑起来的。所以,在汨罗,至今还流传一句俚语,“九子不葬父,女女打金头”。意思是,当年的楚怀王有九个儿子,都不肯埋葬父亲,而屈原只有一女,却为父亲打了半边金脸。当然,从这句俚语,至少说明一件事,女媭应该就是屈原的女儿。

女媭在埋葬了屈原之后,担心朝廷的奸佞小人再派兵来侵扰屈原墓地,于是用罗裙兜土,就这样一捧一捧地又堆起11座疑冢。关于这个传说,显然有些想象的成分,一个弱女子,只用罗裙兜土,就堆起11座疑冢,这似乎不太可能。但在今天,这些高大的疑冢确实仍然安在,而且已被列为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。

在屈子祠的后面,是屈子书院。这里很开阔,给人的感觉也很庄重,整齐的石栏都是用黑色的青石砌成,横平竖直,方方正正,看上去就像是屈原的筋骨。工作人员说,每到屈原的纪念日,当地的孩子们就会穿上楚服来到这里,诵读屈原的《橘颂》《天问》和《离骚》等一些名篇。此时,我登上书院后面的一座高台,想象着每年屈原纪念日的情形,身穿楚服,列队站在书院里的孩子们,诵读着屈原的《橘颂》:“后皇嘉树,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,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,更壹莫兮。绿叶素荣,纷其可喜兮……”远处的汨罗江上,龙舟竞渡,传来阵阵鼓声和呐喊声,在香草湖畔飘起的暗香中,与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交相映衬,那是怎样的一种景象……倘屈原在天有灵,那半边凝重的脸上,也会泛起一丝微笑。

何处春早,何时春来?这个问题不好直接给出答案。在城市,在乡村,答案又不一样。因为条件好些的家庭,想让自家变得四季如春,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。有种说法是,城里人在温室培养的水仙,在寒冬最早报出春的消息。然而,真正的春的消息,却是从大自然来,由原野的清风捎来。

在旷野,在山间,在乡下,这些都是春来的必经之地,会被农人遇见,重重撞个满怀。只是此时春耕、春种,农事繁忙,他们又要开始一年之计,顾不上驻足和留意。

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。谁说农人天生不爱美,美的标准不同,他们自有理解和定义。现在他们也会用手机拍摄记录,发到朋友圈共享。离大自然最近,在遇见春天这件事上,他们总是快人一步,他们才是报春的使者,是春来的吹哨人。

城里人有钱有闲也有心情,努力在第一时间捕捉春天的气息,至少从家里的水仙,就已看到春的气息。然而,春天不在室内,要到大自然中去寻找。他们追随春天的脚步,从家里追到花园,又从城里追到城外。走出家门,走向原野,到郊外踏青,到城外寻找春天。

春天总是倏忽而至,它有时该来不来,又在不经意间出现。它不会按时按点而来,也不是整

我总在想,在2300多年前,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的概念还都难以想象,而屈原竟然能说出“朝发轫于苍梧兮,夕余至乎县圃”这样的话。苍梧,应该在今天的长沙、郴州一带,而县圃,也就是昆仑山,如此相距近万里,诗人竟能想象自己早晨出发,傍晚就可以到达,这是怎样的一种胸怀和气魄。也正因如此,他才发出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感慨。而今天的我们,一边豪迈地唱着“走四方,路迢迢水长长……”一边感觉自己已经在跋涉远行,与诗人的胸襟相比,是不是该有些汗颜呢。

今天的汨罗江,仍然静静地流淌着,却是一种独特的流淌。曾有人说,自从屈原投身于此,江水的流向便也发生了变化。北宋文学家苏轼

开玩笑说,如此说来,我们是走在文物上了。

我觉得,长乐镇的独特之处,还在于它的烟火气。如今,各地的古镇很多,而一旦开发文旅,一般就把原住民迁出去。当然,这对发展旅游业来说无可厚非。但如此一来也出现一个问题,本来好好的一个镇子,从历史文化和传统民俗的角度来看都很好,可就是因为没有了原住民,总觉得缺少一些“生气”。镇子是人住的,有人,才会有烟火气。长乐镇则不然。在这条千年古街上,两边的古民居下面是各种店铺,而楼上则仍然有人居住。这一来,也就使这个已经走过千年岁月的古镇更加真实,似乎也仍然有着“生命”。

长乐镇还保留着一个著名的民俗活动,叫“抬阁故事会”。这个所谓的故事会,不是讲故事,而是一

种巡游。据记载,这种活动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出现,盛于明清,应该是由元宵闹花灯的习俗演变而来。有资料记载,楚人定期祭天,由巫师和童男童女扮成天神、地神等诸方神仙,用木架抬着举行祭祀活动,而后游行乡里。唐贞观年间,这种祭神活动与元宵闹花灯结合起来,逐渐演变成后来的“长乐抬阁故事会”。故事会的表演内容,多是一些历史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,形式则分为“地故事”“地台故事”“设彩故事”“高跷故事”。演员们装扮成各种人物,用形体做出一个个造型,在镇街上巡游,并配以会旗、彩旗、彩灯、油筒、横竖牌匾、威风锣鼓和乐队,做各种惊、奇、险、巧的表演。这种传统的民俗文化,不仅体现出一种乡土温情,而且已成为长乐古镇的一张重要名片。

心细的舒主席发现我对花鼓戏很感兴趣,就特意跟市剧团联系,安排了一场演出。我觉得,要想真正了解一个地方的传统文化,只要从这个地方的人对自己地方戏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。

王广华团长告诉我,汨罗市花鼓戏剧团是一个专业院团,演员都是专业的。在汨罗,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民间班社,这些班社也很活跃。汨罗堪称花鼓戏之乡,用当地人的说话是,“戏窝子”,人们不仅爱听,也爱唱。每遇市里的企业或乡镇的村庄有什么庆典,就会邀这些班社去演出。

王团长特意安排了三个折子戏,《国母回京》《槐荫会》和《平贵回窑》。前一出是《狸猫换太子》的一折,后两出则出自《天仙配》和《武家坡》。我没想到,在汨罗市花鼓戏剧团竟然有专业水平如此之高的演员,尤其是在《槐荫会》中饰演七仙女和董永,在《平贵回窑》中饰演王宝钏和薛平贵的几位演员。七仙女因为黄梅戏《天仙配》早已为人熟知,而王宝钏这个人物,也因为京剧和河北梆子《武家坡》而家喻户晓。但我觉得,这两个人物到了花鼓戏里,又有了另一番潇湘独有的灵动韵致。我不知道,王宝钏的扮演者徐艺是不是有意这样处理,她塑造的王宝钏在性格中又多了一种楚人特有的凄美、灵秀与倔强。而七仙女的扮演者卜燕霞,则在当年严凤英的七仙女之中又融进一种新的性格元素。当年严凤英在“路遇”这一场的表演,是聪颖、机灵,而卜燕霞在处理上则又多了任性与娇嗔,羞怯与霸道,也恰恰是这种娇嗔与霸道,使人物更加合理,也更加可爱。这时的七仙女,是以此来掩饰少女的害羞与唐突。卜燕霞的七仙女,在人物的塑造和性格上,又赋予了新的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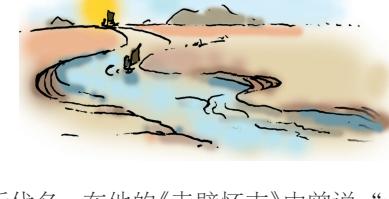
我一边看戏,一边也有些遗憾。汨罗市花鼓剧团有这样优秀的演员,为什么不排一出屈原戏呢?比如“屈原投江”或“女媭葬父”。我相信,专业演员在这样题材的戏中,一定会有更出色的表演,才是真正的“原汁原味”。

汨罗江之所以叫汨罗,有很多种说法。其中一种说法是,当年屈原流放于此,罗子国都城南边的水流称“罗水”,北面的水流称“芈水”。屈原觉得叫“芈水”不妥,建议改为“汨水”。如此两水汇合后,即成“汨罗江”。当然,我宁愿相信这个说法。我总觉得,“汨罗”两个字,也渗透着屈原的性格。

2025年3月12日改毕于 眼庐

又见汨罗

王松



在他的《赤壁怀古》中曾说,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。在我们的华夏大地,江河之水自古都是由西向东流。但屈原投江之后,汨罗江水却掉头由东向西流了,似乎是不舍追随诗人的魂魄而去。

当然,这种说法应该是人们出于对屈原的情感而产生的。事实是,这是汨罗独特的地形地貌所致。这里属于幕阜山脉与洞庭湖平原的过渡地带,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,也就是说,东南高而西北低,由山地向滨湖平原呈梯降过渡,所以当地有一句话,叫“头枕幕阜,脚踏洞庭”。也正因如此,才使汨罗江水由东向西流,成为一条日夜不息、追赶太阳的河流。当然,从另一种意义上说,这条流淌在当年楚国大地的江水,也体现了楚人独特的性格,坚韧、执着、倔强、不屈,只要认准目标,就会义无反顾……

在屈原投入汨罗江,随着江水追太阳而去的2100多年后,在这片江畔又出现了一个同样有着这样性格的楚人。这个人,叫任弼时。

任弼时出生在渌塘乡唐家桥,今天已属汨罗市的弼时镇。岳阳市作协主席舒文治告诉我,这里的东面与长沙县相连,在长沙县的板仓,也同样出过一位杰出的楚人,这个人叫杨开慧。我们是在雨中来到任弼时纪念馆的,纪念馆的吴馆长听说有客人来,特意赶过来。他告诉我,任弼时纪念馆是2003年4月建成开放的,也是全国唯一的一座纪念开国元勋任弼时同志的专题纪念馆。雨中的纪念馆园区有一种凝重的诗意。沿着园区的道路向右一转,眼前赫然出现一片宽阔的广场,在广场尽头,是一座高大的任弼时雕像。

吴馆长告诉我,纪念馆有着相当的规模,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,仅馆舍建筑面积就有3万平方米,展厅面积3760平方米。截至2021年,纪念馆藏品的总数达到2127件(套),每年来这里参观的有十几万人次。现在,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,也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同时也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,国家二级博物馆。在纪念馆的前厅,矗立着一座任弼时高大的汉白玉雕像。我想,这应是他四十岁的时候,但由于长期操劳,加之病痛缠身,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。为我讲解的工作人员小彭说,任弼时同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仍在伏案工作。也正因如此,才把他这种精神称为“骆驼精神”。

汨罗不仅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,也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。从城区朝智峰山的方向走大约30公里,有一个长乐镇。舒主席告诉我,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千年古镇。汨罗江从东向西流经这里,绕了一个大大的弯,让这座古镇又多了一些灵秀之气。难得的是,镇子上的这条青石小街,据说每一块石板,都是一千年前留下的原物。

迎春点金报春来

康健



装统一而来,急急迟迟,反反复复。一连几天风和日丽,气温攀升,草木逐日变绿,然而,一场始料不及的夜雨来袭,狂风劲吹,大风裹挟着沙石和泥土,把世界搅得一片混沌,天地瞬间变色。雨过天晴,一切都戛然而止,又是蓝天白云,天朗气清,自然造化总是说不清楚。

那日在郊野公园散步,草皮还没有泛绿,间或有几苗绿草,树木也还没有出叶,仔细看枝条上的点点金黄,显示出自然的神奇和魔力,让人深深感受到古典美学中的禅意盎然。东方园林讲究师法自然以及再现自然,都是对自然山水的移植,而西方园林则主张改造自然和规范自然,所以一般做成几何图形,而且整齐划一。相比而言,东方园林美学更是别具一格。

这时,在公园的转角处,我突然看到了迎春花。在一座小丘脚下,在一泓湖水岸旁,一簇簇、一垄垄,在看似干枯的藤蔓枝条之上,清晰可数的一些

丽小花盛开其上,星星点点、金黄鲜亮,感觉格外耀眼夺目。这些以特别方式出场的小花,像是在暗色的底布上随意点画,各是各的,两不相碍,也两不相关。它们虽然微小,却也不卑微,像是暗夜里的亮光,直把人的心点亮。

在那一瞬间,我感觉这迎春的在场颇有点东方园林枯山水的意趣,那一堆看似干枯的枝条之上的点点金黄,显示出自然的神奇和魔力,让人深深感受到古典美学中的禅意盎然。东方园林讲究师法自然以及再现自然,都是对自然山水的移植,而西方园林则主张改造自然和规范自然,所以一般做成几何图形,而且整齐划一。相比而言,东方园林美学更是别具一格。

这时,在公园的转角处,我突然看到了迎春花。在一座小丘脚下,在一泓湖水岸旁,一簇簇、一垄垄,在看似干枯的藤蔓枝条之上,清晰可数的一些

我开玩笑说,如此说来,我们是走在文物上了。

我觉得,长乐镇的独特之处,还在于它的烟火气。如今,各地的古镇很多,而一旦开发文旅,一般就把原住民迁出去。当然,这对发展旅游业来说无可厚非。但如此一来也出现一个问题,本来好好的一个镇子,从历史文化和传统民俗的角度来看都很好,可就是因为没有了原住民,总觉得缺少一些“生气”。镇子是人住的,有人,才会有烟火气。长乐镇则不然。在这条千年古街上,两边的古民居下面是各种店铺,而楼上则仍然有人居住。这一来,也就使这个已经走过千年岁月的古镇更加真实,似乎也仍然有着“生命”。

长乐镇还保留着一个著名的民俗活动,叫“抬阁故事会”。这个所谓的故事会,不是讲故事,而是一

马玲芬已经许久未曾见到陶小茜,这么多年的好朋友竟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。陶小茜如今仿佛是一只断线的风筝,身体依然在上海这个魔都的某个角落里静卧,灵魂却不知在何处徘徊。

马玲芬最后一次见到陶小茜,还是在沪上知名画家紫竹轩主人处。画家妻子晓媚性格爽朗直率、笑容可爱温柔,总令人宾至如归之感。

那晚,茶香甚浓,配茶的果子点心清甜爽口,大家恍若旧时一般谈笑晏然,沉醉于这个舒缓宜人的聚会。可惜,敏感的马玲芬依然可以清晰感觉到陶小茜若即若离的疏远与冷淡。因为上次聚会时发生的事情,还不能释怀吗?

人与人之间的感情,其实真挺脆弱的,前一刻还是深情款款,后一刻很可能因为一句话、一个表情,甚至些微的声调变化,瞬间改变人的情绪与感受,心生嫌隙,如鲠在喉,最终渐行渐远。爱情如是,友情亦如是。

一年前,马玲芬在紫竹轩主人画斋里,看到画家刚刚完成的一柄美人折扇。折扇用的是清代扇骨,扇面上一位红衣美人身倚一石栏杆,眉目婉约柔和,容颜娟秀,幽人逸致,扇子一角勾画着几竿修竹、一丛白菊。马玲芬一直欣赏紫竹轩主人的画作,他的工笔画细致淡雅,有宋代文人画的笔触与气息。马玲芬手中已经收藏了画家的三幅画作,那日看到这柄折扇,她就喜欢得不得了,立即表示想买下收藏。画家笑着点头。

无奈,碍于价格,当时的马玲芬囊中羞涩,便请求画家帮自己将扇子保留一段时间,待存够钱,便来请走佳人。扇子价格对马玲芬来说,实在不菲,还真需要筹措一番才行。

只可惜半年后的一日,画家特地打电话告知马玲芬,折扇已被一位朋友买走了。马玲芬异常惊诧失望,连声追问究竟是谁夺人之爱。画家最终抵不过逼问,只好告诉马玲芬来去脉。

原来,陶小茜的先生元祖铭也一直中意那把扇子,磨了画家良久。上个周末,他去画家处喝茶,再次要求观赏把玩一下美人扇,终究禁不住心痒难耐,留下润资就将扇子带走,即早早就知道扇子已被马玲芬订下。

电话里画家连声抱歉,直言对不起。马玲芬心中郁闷,筹措多日,终于积攒到差不多的钱款,以为很快就能回到上海,带走美人扇,心中曾无限期待。如今竟然成空,实在失落得很。

画家安慰马玲芬,说自己手中尚有几把同样都是用清代扇骨制作的扇子,也很有味道,她一定能选到自己心仪的那把。

半个月后,马玲芬回到上海。一帮老朋友再次相约画家处喝茶聊天。画家拿出手中尚余的几柄扇子来,任马玲芬挑选。都很好,只是终究不如那把心念念的美人扇。不过,

虽然心有不甘,最后马玲芬还是选下一柄画扇,用的依然是古雅的清代扇骨,所绘似是后花园一角:一屏高高的太湖石山,中空瘦漏,然不失秀美。石前缀以几株兰花秀草,一丛菊花,两三片芭蕉。最可喜的是,扇面左下角绘着的那只模样灵秀的小壁虎,俏皮得意,正抬脚仰望着前方清幽迷人的景致,不禁令人莞尔。

说来壁虎在南国俗称“守宫”,素被视为福泽临门的象征。折扇背面还以文秀小楷书写着白石道人的词,字体清丽且有韵致。

画家妻子晓媚依然觉得过意不去,要画家

将那柄长年置放在茶案旁的木柄团扇送给马玲芬。团扇圆月般的古旧画本色纸上,一只灰背秋雁正在水中独自游弋,怡然自得,湖边一丛高高的白色芦花正迎风摇曳,煞是清丽迷人。扇子背面以草书写着“今朝风日好”,潇洒平和。

马玲芬一直喜欢这把团扇,每每见到总会赞一声。如今晓媚如此客气慷慨,却令她很不好意思,再三推拒。但晓媚一定坚持,她最后只好收下。

画家在旁打趣道:“瞧瞧,就是元祖铭,硬要抢别人的美人扇,害我丢了自己小团扇。”一边的元祖铭只尴尬地苦笑。

“就是啊,真是好过分。”坐在对面的马玲芬也玩笑道。

“要我说,倒是抢得好。”陶小茜突然蹦出一句,语气坚决断然,场面一下子静了下来。马玲芬望向陶小茜,她却若无其事般转过脸去,表情丝毫未变。